



故园(国画) 郭峰

小说

文人的背功

齐人

文人的背书功夫大小,与他的学问成就成正比,这个结论大体上不会错的。

早年,章太炎在台湾做记者。一次与同学李书聊天,他自信地说:“在我所读的书中,95%的内容都可以背诵出来。”李书不信,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把自己读过的经书全搬了出来,想考倒他。不料,章太炎如数家珍,连哪一句出自哪本书的哪一页都丝毫不差,让李书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这样的背功,章太炎后来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国学大师,想想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1926年的一天下午,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请作家茅盾等人吃饭。酒至半酣,章锡琛说:“听说雁冰兄会背《红楼梦》,来一段怎么样?”茅盾表示同意。于是,作家郑振铎拿过书来点回目,茅盾随口背诵,一口气背了半个多小时,竟无一字差错,同席者无不为他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看来,茅盾名列“鲁郭茅巴老曹”,并非浪得虚名,且不说作品,单就人家这背功就少人可及,不服不行。

1933年9月,钱钟书在私立光华大学外文系任讲师,兼做国文教员。当时,钱钟书和同事顾毓琇同住一个房间。一天,他看见顾正在埋头钻研一本外国文学批评史,于是随便说了句“我以前也读过这本书,不知道现在是否记得其中的内容,你不妨抽出其中一段来考考我”。顾不信钱钟书有如此好的记忆力,于是专门挑出最难念的几段。而钱钟书却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十分流利地全部背了出来。钱钟书后来被誉为“文化昆仑”,“民国第一才子”,就与他的过人背功不无关系。

大数学家苏步青背数学公式肯定是如数家珍,没想到背古文也是他的强项。他读小学的时候,天天背诵《左传》、《唐诗三百首》。到毕业时,这两部书他已能背诵如流。刚进中学,老师不相信他能写出《读〈曹刿论战〉》一文,顺口举出一篇《子产不毁乡校》让他背。他一口气背完,说:“整部《左传》,我都可以背下来。”文理相通,互相促进,苏步青的成就又是一例。

也有一种观点说,背那么多东西没用,净浪费脑细胞,需要的时候去查一下,不就全有了。这话固然有理,但别忘了,如果没有查阅条件时,肚子里没有装上几十万字的東西,那可抓瞎了。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即兴发挥,用了那么多典故、名言,他上哪去查啊?文天祥在牢里写成的《正气歌》,广征博引,洋洋洒洒,如果没有平时的积累和记忆,恐怕也是难成其事的。

背书还有一种特殊用处。资中筠在《冯友兰先生的“反刍”》一文中讲到一件事:冯友兰晚年失明以后,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吐”出其所学,继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把这戏称为“反刍”。

陈寅恪先生也是如此,他55岁时失明,在以后的24年里,一直凭着以前熟背的东西在大学里传业授课,著书立说,成就斐然,令人敬仰。

还有唐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后,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他惊人的记忆力,努力弘扬佛法,纠正日本佛经中的错漏,传播中国文化,并讲授医药知识。

试想,如果万一我们也双目失明,不能再阅读和查询,肚里还能有多少东西可供我们驱使呢?经验告诉我们,会背的东西才真正是自己的东西。杜工部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破,一是弄懂,二是熟记。所以,民间也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偷”的说法,话糙理不糙。

博闻强记的背功从哪里来?靠过目成诵的天赋,这种人少之又少,如同凤毛麟角;再就是靠苦读苦背,“三更灯火五更鸡”,舍此没别的捷径可走。当然,背书不是死记硬背,还要融会贯通,灵活运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书架

《裸地》

卓佳

《裸地》是葛水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她的中篇小说篇篇叫响,长篇小说也一样精彩,显示了其驾驭文字和感受生活的超常能力。

这部作品时间跨度较大,讲述从清末民初到土改这一动荡的历史时期山西省某小镇的移民史和盖氏家族的兴衰史。山东人聂广庆因天灾,家破人亡逃荒到山西,半路捡了个老婆女人在河娃谷安家。某店镇富户盖运昌娶了四房老婆只得了一个傻儿子,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香火无以延续,生平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人给自己生一个带锤子的。他看上了女,和聂广庆签了典妻合约,女就带了儿子到盖家做针娘,并让儿子认盖运昌为爹,直到土改。

在这部作品中她以自己一贯的叙事方式,平稳顺畅,节奏缓慢但耐读,仔细推敲回味无穷。以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女人的命运变迁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前几十年太行山区的沧桑巨变。细节饱满,语言诗意,有文化内涵,极富文学品质的作品。

随笔

幸福指数

鲁先圣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幸福。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说“幸福是一种感觉”,这话说得偏颇,有很大的漏洞和缺陷。如果上无片瓦之物,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分文衣不遮体,穷困潦倒,不论你怎么感觉也不会感受到幸福。如果大家都像厉以宁先生说的,不论处在何种境遇都可以依靠感觉感受到幸福,那大家就都没有必要寒窗苦读,没有必要埋头苦干,也没有必要艰苦奋斗。

一定的物质条件是幸福的基本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可以把厉以宁先生的话拿过来品品。你也许是亿万富翁,但是,你未必比一个百万富翁更幸福;你也许权倾一方,但是一个普通平民拥有的幸福也许并不比你少;你每天出入于高楼大厦,但是一个住在普通平房小院里的人也许拥有比你更大的幸福。

幸福并不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的,是一个综合指数。大家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你虽然拥有名车,但是街道拥挤,交警蛮横,

市民不遵守交通规则,公路坎坷不平,你拥有有名的优越感就消失殆尽了。你虽然拥有豪宅,但是小区脏乱差,树木花草任意毁坏,物业管理质量很差,盗贼肆无忌惮,你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哪里还有豪宅带来的高质量的幸福生活?你虽然腰缠万贯,可以出入于高档酒店和社交娱乐场所,但是,城市的空气污染严重,到处是烦人的噪声,你的万千财富都已经贬值一文不值了。

幸福更需要高贵的情感。德国诗人歌德曾经这样说:“谁是最幸福的人?乃是能够感受他人的功绩,视他人之乐如自己之乐的人。”看到他人的苦难你能够顿生悲悯和同情吗?看到他人的快乐和成功,你能够发自内心的赞美与祝贺吗?面对同事仕途的进步,同学事业的发达,同乡家庭的美满,你是否从内心深处充满由衷的喜悦?

美满的家庭是幸福的载体和港湾。不论社会多么进步和发达,也不论国家多么繁荣昌盛,更不论城市多么和谐与文明,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完整而美

满的家庭,你的幸福依然无从谈起。很多时候,我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和写作,从书房通往客厅的门口,我看到年迈的母亲和儿子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节目,看到妻子腰里系着围裙在客厅与厨房之间走来走去的身影,我总是充满无边的幸福和感动。一个人,还有什么比上有老母可以孝顺,下有儿子可以抚养,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料理着家庭的生活,更幸福更美满?去年,母亲走了,但是我依然感谢上苍的惠顾和恩赐,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活了86岁,我已经知足了。

幸福还是一种宽广的怀抱与胸襟。不仅仅来自非洲的大旱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纵然我们的宿敌发生了毁灭性地地震海啸,我们依然慷慨解囊全力相助。不论我们的能力大小,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胸襟。因为,这正是我们气度和品位。

如果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用这些因素来检视自己的人生,毫无疑问,我们就是一个生活在幸福社会中的幸福的人了。

山乡的歌

张亚锋

晒太阳

鹅黄的嫩草,
铺在山坡上。
微风传送远香,
我躺在上面晒太阳。

和它脸对脸微笑,
味道很清爽。
紫外线抚摸着
真美,真舒畅。

想起秋天的收获,
清新的稻花香。
一片明晃晃,
金灿灿的希望。

白公鸡 红太阳

从竹林掩映的人家,
飞出一只白公鸡,

跃上陡峭的山崖,
像一尊汉白玉,
从天而降的天鹅。
引颈高歌,
唤着黎明,
修地,
从石缝里叨起一轮红日。

喷虹吐彩的红日,
给大别山的山头,
戴上珠光,
给大别山的每个山坡,
披上了霞霞。

在这渗透先烈鲜血的土地,
一轮金光的朝阳,
慰藉着无数冬眠的心……

故乡的小河

故乡的小河,
从我家门前流过。
它清澈的河水,

曾荡漾我童年的欢乐。
游泳逮鱼,
摸贝壳,
小木桶,
装满童年的歌。
无论上山放牛,
无论在县城上学,
在我的心里,
日夜流淌着,
它欢腾的流水,
曾荡漾我青春的欢乐。
掷一块瓦片,
激起层层浪。
像一艘船,
载我务工到了新加坡。
我家门前的小河边,
盖起了欧式楼阁,
小河为我唱起歌。
在异国他乡,
我的心里,
日夜流淌着故乡的小河。



波瀾(国画)

吴益民

新语快谈

敞开心扉唱心曲

——读贾洪涛《随心所语》

张振海

贾洪涛总是把自己心里的某个感觉,娓娓道来,于是在几年前的《凡人凡语》后,又有了这部《随心所语》问世。我们在这里看到,洪涛围绕自己的见闻、老婆孩子家庭以及工作琐事敞开心扉,抒写心曲,想倾诉就倾诉,开篇就是《曹遇截肢》坦诚、自信、非常自我的说话方式,奠定了这种非常自我的文本表达基调。

看得出来,这些传统的文字,淡泊的味道,都是生活的痕迹,实实在在,没有花言巧语。实实在在地诉说,说自己说的话,说独到的见解,语言虽不尖锐,但也生动俏皮,读来清新扑面,可以说是一部难得的散文专著。随手拈下些短文的几个标题,如《诸多尴尬在酒局》《温柔的牵挂》《关于被老婆骂了的哲学思考》《自己的斩首自己掀》《泛波于心中的花海》《乡间小唱》《致蚊子》《致白酒》《周庄夜泊》《游黄山》……多么富有美感,富有诗意。文中为我们打开情感的窗口,让人张望到一种思想的流物美,语言的纯净美,并被这种思想和美的东西撞击着,有倾听“我的知音在唠嗑”的感觉。篇幅不长却耐看,咀嚼起来有味道,就像他常常喜欢喝的小烧酒,原汁原味,便宜过瘾。

贾洪涛的写作,总是盯住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感。让我们跟着他的思绪,跟着他的感觉,去品味生活。文字抓人的地方,就是他说自己心里的话,也很会说话,说得也真诚。说大家

都想到却没有说出来的话。这可不像是有些人只会说瞎话假话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我也时常会想,生活中很多公理和正义,似乎属于那些“正人君子”的,我们总是两手空空,站在旁边发呆。

对比而言,我想是责任、道德、无私才使洪涛如此真实地“随心所语”。洪涛总是心地善良,感觉到肩负的责任,从而做好自己的工作,业务时间用文字收获自己的幸福与安宁。洪涛是在地狱门槛走过一回的人是发自内心的对生命与人生的礼赞。这才叫有坚持、有担当,有涵养,有智慧的男儿人生。由此也让我们知道,洪涛在生活中想什么,要什么,他真的是自己要做认为正确的事,他要的是就这样痛快地说自己认为正确的话。如此人生,无论成功与否,都不会后悔。在精神层面延伸自己的生命长度和宽度,是为智慧。

正像洪涛在《随心所语》中为我们启示的那样,生活是最富有、最不客气的老人。生活赠送给我们幸福与痛苦、高兴与失落、成功与失败、惬意和坎坷,这些都是财富,我们一样都不可以拒绝也拒绝了。这是洪涛能够“敞开心扉抒写心曲”的缘故,也是我们对待生命的积极态度。唯有此,我们才为自己庆幸,心灵可以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无论飞多高,飞多远,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片蔚蓝。

“把枪都放下!”川岛机械地重复着智远老长的指令。

那些日本兵犹豫不决,但最后还是放下了枪。

智远长老这才放了川岛,用枪点着他的鼻子说:“这次事件是你挑起的,你要扣留程少伯医生,他的岳父范沉香才在药上做了手脚,不然就可以开水不犯河水。眼前的当务之急是把他们的家属马上送回去,不许碰倒一根毫毛。作为交换条件,把他们安全送到地方后,我们将随车给你们捎回解药来,喝了这种解药,任何人再不会因慢性中毒导致腹泻发作而死亡。当然,你们很可能不信,那你们就别喝,就等死!可我必须告诉你,川岛太郎,中国人说话算话,说给你解药,就绝不会是毒药,现在让你开汽车的赶快站出来。”

听说以解药为交换条件,正合川岛的心意,他便说了句日语,三个日本司机应声站了出来。

“先把地上的这些枪都装到车上。”智远长老命令说。

“为什么要把枪拉走?”川岛问。

“怕我们在身后开黑枪。车回来时就捎给你,放心!”智远长老说完,朝川岛脚下连放三枪,哈哈大笑而去。

国省三的儿子国燕雄虽然死了老爹又受了许多窝囊气,但心情却很好。因为他毕竟如愿以偿,与川岛达成程少伯于死地的共识。只要川岛不放过程少伯就好,那就可以借这个由头巧做文章——先以惩治程少伯逃名为名,把何若茵拘在手里,对程家称,程少伯投案就可换回何若茵。但暗中却要设法把程少伯找到干掉,让程少伯永不来投案,他就可永拘何若茵在里,那时还怕她不服?他现在要去一趟药王庙,看看智远和尚回来没有,他要回的人都在哪儿,解药和枪支是否让车拉走了。这最后一点是川岛再三叮嘱过的,不能出差错,否则他不仅要挨骂,弄不好还要吃挂落。

没想到,刚走几步,意外地遇见了范沉香!

“你不是在奉天?”国燕雄有些纳闷地问。

“你在帮你擦屁股呀!刚刚从铁岭替给人家赔不是回来。”国燕雄下一步要吞掉赵义卓的鸦片利益,不能没有范沉香合作,所以,对范沉香他还耍团结。

范沉香顺势从袖口拿出一瓶陈年杜康酒,晃着说:“又找出一瓶杜康,来,接着喝。”说完,又给国燕雄和自己的杯子倒满,然后端起杯朝国燕雄一晃,大口吞了下去。

国燕雄看了看杯中酒清澈不浑,又见范沉香全都干了,便也一饮而尽。

范沉香见他连喝了四大杯杜康酒,便放了心,不再劝酒,而是说:“我们让他们弄两碗醒酒汤来。”说完,不管国燕雄的反应抬腿就走。

刚走到门口,看见韩玉莺的弟弟韩玉书从大门外匆匆走进,便站住问他什么事。

韩玉书说:“城南八角台村全村得瘟疫,当地大夫说是霍乱,村里人来求药,希望看看在他们全村给你种过药的份上,先除给他们,病好后再给钱。”

连载

而我需要充分的融合,一个好的、活跃的区域,可以24小时不同的人使用,不是上班时蜂拥而至,下班后人去楼空。这里有居住在其中的艺术家,早上七点出来遛弯,吃早点喝咖啡,然后会有上班的人,有旅游的人,再晚点会有逛大牌店、逛画廊和艺术展的人。下午下班的时候有些人走了,有些人来这儿休闲了,剧场演出又开始了。这个区域必须是活的,而且可以互相影响融合。有多少人会自动去看京剧,听昆曲?很少。假设我这里有足够好玩的东西,时尚的场所,那么旁边有一个好的剧院,有人就会“顺便”去听一场《牡丹亭》,看一场实验电影。这种“偶然”的客流,就能让一个艺术区生存下来。

北花园艺术区在全球举办建筑大赛,那个时候,大裤衩、鸟巢都还扛着脚手架,全民对于畸形怪状的建筑,还没进入不讲理地追捧,和不讲理地谩骂阶段。而“如纽约格林威治村一般的北京艺术区”,给了全世界的设计师一个巨大无比、无法无天的试验田。最后的200多份作品里,金奖来自美国,银奖来自意大利,铜奖包含了三个国家的设计师。中国设计师马岩松的参赛作品,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石康《奋斗》那本书的封面。

我们举办名为“中国皮肤”的城市建筑论坛,请到了闻所未闻的嘉宾组合。不光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马国馨马老,原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这样的专业人士,还有崔健、王小帅、肖复兴等天马行空的跨界者,玩摇滚的,当导师的,写书的聚集一堂来谈建筑,这种事以前想都想不到。他们对建筑不专业,但对人性和文化非常专业。崔健就说,中国搞建筑和做音乐的生存环境挺像的。中国有三强三弱,哪三强?中国武术、中国乒乓球、中国政府。哪三弱?中国摇滚、中国足球、中国建筑。无论到哪个城市,站在高层往下看,都是一样的,跟中国摇滚差不多。这就是音乐家的冷静和文化锋芒。

对于奋斗的梦想,陆涛没我疯狂。

在这个时间点上,我和石康初相聚了。我把关于北花园艺术区的所有构想讲给他听,带到他曾经是帝王花园的草坪上,指着中间一个大玻璃房子,说:“这,像不像我们的家园?”石康听了,沉默一会儿,像进入异次元去思索一般。然后跟我说:“你在艺术区大门,给我留个炮楼儿。谁进来,我冲谁唾沫,让大家全沐浴在艺术的洗礼中。”

“我做的事儿要你替我赔什么不是?”范沉香不阴不阳地说。

“谁让我是这里的父母官呢?”国燕雄说:“不然,从朋友方面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哪!——怎么样,解药给配了吗?”

“都已经拉走好半天了。”“枪呢?也拉回去了?”“一支不少,谁要他们那些破玩意儿。”

“那人呢?智远长老不是把人都要回来了吗?”“找程少伯去了。”范沉香已经对国燕雄提高了警惕。

“哦,怪不得——何若茵也找程少伯去了?她不是有孩子吗?”“不知道,反正都走了。”范沉香一边说着,一边东张西望。他刚刚打发走日本汽车,又送走两辆进北平的大车,和赵义卓分手后,来程家门前看动静,等程少伯回来的。苦杏仁和智远长老两个人带着火狐狸狸前往铁岭沿路去找程少伯了,怕程少伯突然回来没人接待,便让他留下来坐坐。

等。可他没这种耐性,他要到神农架找韩玉莺的弟弟韩玉书替他去程家门前坐坐,却遇上了国燕雄。

范沉香故作很不经意地说:“我已告退厨房,再添几个菜,请弟兄们都喝点儿,外面还有没有?都请进来。”

此时,国燕雄满面阴云的脸也很快又荡起春风,“没了,就他两个。”又对两个

从示意说:“范老板既然这么贵脸,你们就别客气,去吧,都少喝点儿。”

两个随从应声退出屋,去了厢房。

范沉香顺势从袖口拿出一瓶陈年杜康酒,晃着说:“又找出一瓶杜康,来,接着喝。”说完,又给国燕雄和自己的杯子倒满,然后端起杯朝国燕雄一晃,大口吞了下去。

国燕雄看了看杯中酒清澈不浑,又见范沉香全都干了,便也一饮而尽。

范沉香见他连喝了四大杯杜康酒,便放了心,不再劝酒,而是说:“我们让他们弄两碗醒酒汤来。”说完,不管国燕雄的反应抬腿就走。

刚走到门口,看见韩玉莺的弟弟韩玉书从大门外匆匆走进,便站住问他什么事。

韩玉书说:“城南八角台村全村得瘟疫,当地大夫说是霍乱,村里人来求药,希望看看在他们全村给你种过药的份上,先除给他们,病好后再给钱。”

我不像陆涛,没有两个爹,也没有两个恋人。但这件事儿,有了两个结局。

第一,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我没让幻想成为现实。经历两年,GBD项目搁浅了。《奋斗》里徐志森说,要碰到一个时代,而那个时代更多的人认为生活单调乏味,他们对一般性的成功不太关心,艺术区才有可能成功。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只是北花园做了一块勇敢的踏路石头。这之后,我没丧气,而是真正放开视野,更执著地追求艺术、文化、时尚。真正的世界大牌,无不从这些元素中汲取创意灵感,超越产品、品牌,成为传奇。而不管做家居、中式设计,还是现在的目标——打造基于中国文化的世界级品牌,我也始终与创意为伴。我相信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第二,地球人都知道了,《奋斗》大热,石康翻脸。

赚了多少钱?电视剧八十万,小说版权不明。以当时的剧本收入来说,那是相当不错了。但石康野心远超过他,他觉得哪天一个编剧一个剧本赚一千万,一辈子能赚一亿,有人才会相信这是有前途的。现在的一线编剧,苦干十年抵上一条影星一年,有才华的人不会选择来做编剧。

我说我支持你,也支持创意产业。于是忘了向他征收小说素材费用,而是再找他借钱。《奋斗2》,我第一次就给石康投资300万。当然我不能拿公司的钱四处乱拍,于是跟石康说,老同学,我要做植入营销。

传统的广告,是干扰式营销。简单粗暴地打断欣赏乐趣,久而久之,让大家对广告中插播电视剧都深感诧异。之后初级植入式营销,像《天下无贼》与淘宝,《变形金刚》与通用,都是行而上的表面功夫,可替代性强。把大黄蜂换成福特野马,不是一样跑?

我和石康对要做的全新植入营销统一了几个关键词:平滑、深度、植入。要植入主角的灵魂。

《奋斗》里边有我的原型,《奋斗2》中我的故事才真正展开。石康要提炼我对艺术的追求,推动中国家居发展的理想,最后打造出主角,你看到《奋斗2》的陆涛,他吃喝拉撒睡,工作梦想喜好,就是看到了蔡明、剧中场景、故事、主角所做的事业,就是博洛尼。看过连续剧再来博洛尼,你就能找到所有屏幕上,你喜欢的所有元素、故事、风格。这是我们要做的植入营销。



热门电视剧《奋斗》主角原型浮出水面,讲述陆涛简历中消失的那段“奋斗”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

蔡明